



史 涯 躬 耕 錄

卓人政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史
涯
躬
耕
錄

卓人政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涯躬耕录/卓人政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098-0936-5

I.①云… II.①云… III.①中共党史—汇文集—史
文—云南省 IV.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2425 号

责任编辑:陈海平 吴春晖(特邀)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印 刷:云南轻工科技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670 千

印 张:35.5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98-0936-5

定 价:68.00 元



1999年11月底，卓人政（最后一排右三）参加全国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讨会，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庆红（前排左六）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200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尉建行（前排左五），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庆红（前排左三）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全国党史工作者先进代表时合影。第三排左九为卓人政

目 录

代序	李忠杰	1
----------	-----	---

緬 怀 编

哲人归心

——毛泽东与艾思奇的情缘	1
毛泽东与云南国庆观礼民族代表的情谊	9
刘少奇殷殷教子情	16
朱德与滇军在“南昌起义诞新军”中的贡献	21
“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	
——记周总理出席亚非会议途经昆明期间的活动	29
云南——周总理魂牵梦绕的地方	36
邓小平与西南服务团	44
邓小平的云南情结	56
宋庆龄和女记者的“母女”情	63
宋庆龄为于再烈士送挽幛	66
关爱情	
——胡耀邦殷切关怀云南平反及落实政策纪实	67
宋任穷留在红土高原的不朽业绩	76
殷殷深情留故里	
——卓琳风范追记	86
张冲施计脱险奔延安	94
情智洒三迤 业绩铸丰碑	
——纪念朱家璧同志诞辰 100 周年	97

研 究 编

学习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兼论其史学思想	108
《倒要往前倒，爬要往前爬——粟裕上井冈山》一文值得商榷	119
对《朱德风范词典》中几个问题的辨正	121

哲人归心

——毛泽东与艾思奇的情缘^①

1937年10月的一天，尽管头天晚上毛泽东办公直至深夜，但他仍然起了个大早。未等警卫员送来早饭，他就走到窑洞窗边的办公桌上，研墨、找信笺，给才从白区奔赴延安的艾思奇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约请晤谈哲学问题，此时，他们并未见过面。毛泽东为什么那么熟悉他呢？可以说，在毛泽东还没有认识艾思奇之前，在哲学思想上与艾思奇就已经开始有了“神交”了。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腾冲县人。20世纪30年代初他开始研究哲学，用寓意“爱好思考奇异事物”——“艾思奇”作笔名。据艾思奇同乡黄洛峰回忆，此名是在看了苏联拍摄的《爱斯基摩人》这部电影后灵机一动而取其谐音。

1934年11月，艾思奇发表了第一篇专门为大众写的《哲学讲话·哲学并不神秘》的哲学文章，开始以哲学为武器投入革命战斗。此后他在上海立足于民主人士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上，每期发表一则。1935年10月，在周扬、周立波的介绍下，艾思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矢志不渝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志士。从此他的思想进一步产生了飞跃且硕果累累。到1935年11月，艾思奇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了24篇，1936年1月，他结集出版了成名作《哲学讲话》，李公朴专为其题写书名并作序。同年6月，出第4版时，始改名为《大众哲学》。

《大众哲学》初版分为绪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思想和范畴5章，约11万字。从1936年第4版起，在绪论之后各章修改为：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唯物辩证法的几个范畴。与艾思奇一道工作的李公朴认为该书是“新给哲学做了一个完整的大纲，从世界观、认识论到方法论，都有浅明的解说”。并称赞道：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深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大众哲学》是中国现代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第一部著作。艾思奇可以说是马克

^① 该文1997年3月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血火情操》一书，改写后登载于2010年4月9日《云南日报》。

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先驱。

《大众哲学》的问世，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贡献。不仅启迪了广大青年的思想，鼓舞着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连著名学者闻一多、朱自清都认真阅读过并深受其影响，这与他们后来成为拍案而起的民主斗士不无关系。正因为如此，这本“把哲学还给民众”的通俗化哲学著作，一经出版，就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当时中国的最畅销书之一。不到5个月就连续出了4版，13年中一直成为该出版社的畅销书，创下了连续印刷32版的奇迹。

毛泽东与艾思奇俩人之间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情谊，就是由《大众哲学》作为一条纽带而逐渐建立起来的。

《大众哲学》的问世也引起了远在陕北的毛泽东的注意。在该书出版8个多

月的10月22日，毛泽东致电在西安做张学良、杨虎城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及负责做红军与东北军联络工作的刘鼎：

“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10种至15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点名要购买艾思奇刚出版不久的书。

“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书”是毛泽东对艾思奇《大众哲学》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价。

毛泽东对《大众哲学》厚爱有加。甚至直到全国解放以后的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时，在要带走的一大批书中，指名要带的就有《大众哲学》。

毛泽东喜欢《大众哲学》，首先因为它是通俗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走出书斋，走向大众的初次的成功的尝试。旧哲学向来为少数人所壑



2004年4月8日，卓人政陪同中国史学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孙晓礼夫妇到腾冲和顺镇时在龚育之的启蒙老师、“大众哲学家”艾思奇旧居纪念馆留影

断，成为极为神秘、极为玄妙，为普通大众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艾思奇致力于还哲学“本来面目”，让“大众掌握哲学，哲学掌握大众”的开拓性尝试。他在绪论开头即以醒目的标题，开明宗义地声明《哲学并不神秘》。全书把具体事例与哲学道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生活中提炼哲学，哲学贴近生活、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因而为大众读者所喜爱。第二，更因为它是有价值的。以通俗的形式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本身就是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它本质上是为了大众，是要为大众所掌握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的表达，可以说是毛泽东本人一生的追求，这就是他对《大众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所作的最初尝试所具有的开拓性价值加以充分肯定的原因。第三，它反映了时代的新思潮。面对内残酷镇压的反动政策，广大青年彷徨苦闷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大众哲学》通过以通俗的形式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说服力揭示了中国的前途和方向。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在它的感召下，接受了真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奔向抗日前线。

一个24岁年轻人写的哲学书在短短13年里再版了32次，这本身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反动势力加紧了对革命文化的围攻，当时上海曾经展开唯物辩证法论战。新康德主义者张东荪和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假马克思主义者叶青，以不同的面目出现，极力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围绕着一些哲学的基本问题，艾思奇与其他同志一道，对张、叶等的进攻予以有力的反驳和批判。自1933年至1936年底，艾思奇陆续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唯物主义战斗精神的文章，一方面深入地探讨和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另一方面，与之相结合，驳斥了叶青之流对新哲学的歪曲和诬蔑。艾思奇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冠以《哲学与生活》之名，于1937年4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哲学与生活》所涉及的一些哲学问题是比较重要和深刻的，诸如，绝对与相对、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归纳法与演绎法、分析与综合、特殊与一般、差别与矛盾、外因与内因、本质与现象、运动与静止、辩证唯物论和机械唯物论等。艾思奇紧密结合社会现实以及思想战线两大阵营斗争的实际，批驳了唯心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诬蔑，捍卫了唯物辩证法，并提出了一些创新的见解，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毛泽东获悉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出版后，便第二次托人千里迢迢从上海买回延安了几本，并在9月间的阅读过程中竟作了长达19页约3000字的《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足见他读该书的仔细认真态度。

毛泽东在《摘录》中对艾思奇的许多观点，表示了赞同和支持。比如，在摘录的第一页写道：“艾思奇哲学与生活摘要：我们所使用的一切名词（或概念、范畴）例如‘绝对’‘相对’等等，都是现实事物的反映。世界上有现实的马，才有马的名词。相对、绝对两名词，也不是和现实事物离开的。日常生活中常常有绝对主义在作怪，例如信命运，以为事情是不变的，又如认某处生活环境不适于己，要求他移，也认为环境是不变的，又如认周围的人是不觉悟的，不知道也会变化。黑暗不是绝对的，光明也不是绝对的。”诸如此类的艾思奇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阐发，毛泽东读后都颇感有所启发，故而才不厌其烦地大篇摘录。

1937年10月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抗日的怒火燃烧在艾思奇心底。在党组织的



1997年11月1日，卓人政与夫人李洪林参观湖南省韶山毛泽东主席旧居

安排下，艾思奇、周扬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离开了上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从白区辗转来到延安时，他十分高兴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于是，他就急迫地给艾思奇写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那封信。信中写道：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信里所讲的“抄录”即指1937年9月毛泽东的《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信

中充分肯定《哲学与生活》是他读过的艾思奇哲学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

毛泽东将信写好后就叫秘书胡乔木马上送给艾思奇。接到毛主席的信，艾思奇以哲学家的眼光作了审视。早在1937年10月艾思奇到延安之前，毛泽东在哲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1936年冬，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1937年七八月，他又相继写了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他的“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作为中国共产党内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毛泽东亲自给他这样一位年轻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写信，邀请探讨哲学问题，真是“周公吐哺”再现。

艾思奇站在窑洞门前，一边看信，一边沉思着。突然，传来一个平和的声音：“你就是艾思奇同志吧！”艾思奇一看，是毛主席来住地看他。原来，毛泽东写好信后，感到言犹未尽，于是便立即来找艾思奇交谈。他急忙上前将主席迎进屋里。此时，艾思奇才发现屋里除了个土坑外，竟没有一把椅子，便只好请主席坐在坑沿上。正待艾思奇要到屋外去借茶杯给主席倒水时，毛泽东制止道：“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以文会友，我们早该是朋友了嘛！老朋友见面，随便一点好。”毛主席的亲自来访，使艾思奇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主席一面审视着这极为简陋的住房，一面端详着瘦弱的艾思奇说：“生活条件艰苦，委屈你了年轻人。不过，这只是暂时的。你出生的家庭环境优裕，又长期在条件较好的日本、上海学习、工作，希望你既做革命的理论家，又要做吃苦耐劳的实干家。”听着这些谆谆话语，艾思奇深受教育。

就这样，他们就哲学中的一些问题广泛交谈起来。毛泽东说：“我在早上写给你的信中说‘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是对你的《哲学与生活》一书中‘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一文批驳叶青否认差别可以转化为矛盾，‘差别的東西不是矛盾’这个观点提出质疑’。艾思奇回答说，我的这一命题有两个含义，第一，差别的東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第二，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東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的東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例如店员与作家本无矛盾，如果某店员有了写作兴趣而想成为作家时，二者就在统一体里互相排斥，也就成为矛盾了。毛泽东听了艾思奇的谈话后分析说：你说的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准确。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矛盾。”据此，毛泽东坦诚而友善地指出，你对差异的理解和表述是不妥贴的。如果不承认差异就是矛盾的话，就不可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将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性的原理贯彻

到底，而导致形而上学。

两个人年龄、职务相差悬殊，但对真理的追求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艾思奇与人民领袖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就这样倾心交谈着，直至很晚，很晚。

从此，延安城内、凤凰山麓留下了毛泽东和艾思奇深情交往的足迹。有时一起出现在抗大、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的课堂上，有时毛泽东提笔挥毫，书信寄情。

1938年1月12日，时隔仅两个多月，艾思奇又收到了毛泽东派人捎来凌晨刚写的信：

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

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期一星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

毛泽东信中又邀艾思奇“有空可来谈”，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艾思奇犹豫再三！若是不去，这岂不是失去了直接向毛泽东请教的难得机会，这是何等的珍贵呵！于是，在一个夜晚，他便去拜访了毛泽东，想不到两人一谈起哲学及各种问题来便谈兴大发，竟长谈通宵而忘记了时间。当艾思奇告别走出凤凰山麓吴家窑毛泽东的窑洞时，已是天色破晓！

这次长谈，使艾思奇佩服的是：毛泽东读过的哲学著作竟是那么多，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穆勒、哥德；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到当代国内外哲学家的著作，他都涉猎了！且哲学思想的恢宏，剖析问题的尖锐、深刻，更是令人折服。当他们谈到孔、孟哲学的“中庸”主张是否含有折衷主义时，毛泽东说：“你写的《中庸观念的分析》，我拜读过了。他们的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但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这是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础。”一语就道破了“中庸”的实质。接着，毛泽东又高兴地说：“你这篇文章里，对‘实事求是’这句话有新解。‘实事求是’并不是像普通意味上的小心翼翼地循规蹈矩之谓，而是能遵循事物自身的必然法则以决定方针动向之谓。是不是这样的？”艾思奇对毛泽东读《中庸观念的分析》读得那么认真、那么细心，连自己对“实事求是”这一成语的新解释竟也引起了他的注意，真是出乎意外！不由为之感动和敬佩。

他们越谈越投缘。毛泽东抽着烟，在窑洞里慢慢踱步。毛泽东认为全国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对这些青年进行人生观的教育很有必要。便征询地说：“吴黎平不是写了本《辩证法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书吗？你是不是和他一起写本唯物史观的书呢？这样一本书，对于培养青年正确的人生观极为需要，而青年时

期，为一生的革命人生观打好基础，是一个基础工程呀！”他说得那么亲切、那么真情。艾思奇被深深感动了！便一口答应下来并向他提出：“主席，等我和吴黎平写出来后，想请你先过目，可以吗？”毛泽东听后笑声朗朗地回答说：“好嘛！我先读为快，先读为快嘛！”

1938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成立了新哲学学会，毛泽东也是一名会员，艾思奇和另外几位同志是学会的负责人。毛泽东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经常参加讨论研究问题。

1939年，毛泽东为了推动干部研究马列主义哲学，他首先发起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吸收艾思奇、陈伯达、吴亮平、杨超、和培元、何思敬等6人参加，小组每周集会一次，成员经常在毛泽东住处开会。其间，艾思奇发言频频，毛泽东都是虚心听取。随后，中央各机关哲学学习小组纷纷成立。其中，中共中央宣



2010年8月3日，卓人政在江西庐山原1959“庐山会议旧址”留影

传部的哲学小组组长为张闻天，艾思奇任指导员。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每周的学习，事先由艾思奇拟好提纲，供大家研究讨论。为了配合学习，艾思奇和郑易里翻译了苏联米定·拉里察维基等人所著的《新哲学大纲》，编辑为《哲学选辑》一书出版。

中共中央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于1941年8月和9月成立了由中共中央委员参加的中央理论组，还成立了由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主要负责人参加的高

级研究组。毛泽东亲任中央研究组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9月29日，以毛、王署名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致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的信中，要求各同志首先必须学习4本书，其中第二本即为艾思奇和郑易里译编的《哲学选辑》。

1942年1、2月间，毛泽东在延安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在全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一天，艾思奇接到通知，要他去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参加一个会议。他去到那里后又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思奇同志，请到这里坐。你写的《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潮评述》，我看过了，这很好嘛！”随后又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多么需要一大批能够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哲学等方面的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说明的理论家啊！”

会议上，毛泽东倡议：“现在全党开展整风了，请你们来，是希望你们赶快编译一本书，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整风要学习马列主义、要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来改造我们的学习、来改造我们的思想。”根据毛泽东的倡议，经过大家的热烈讨论，最后决定这个任务交由精通德、英、日语的艾思奇负责总编。毛泽东向艾思奇伸出两个手指头：“思奇同志，要求你们两个月内编好这本书。”艾思奇感到毛泽东多么迫切地渴望及早见到这本书，他也知道这任务是何等的繁重，便坚决地回答：“好”。

接受任务后，艾思奇他们便开始废寝忘食地刻苦工作，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通过大家一个多月的刻苦努力，他们终于在马、恩、列、斯浩如烟海的中外文译著中，把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全部摘选出来，认真对照各种版本，把《马恩列斯方法论》编译出版了。毛泽东看到后，非常满意和高兴。

在延安工作的10多年，艾思奇与毛泽东结下了深深的“哲学情”。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艾思奇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引领人。

艾思奇于1966年3月22日因急性心力衰竭病逝于北京。毛泽东在他的悼词上亲笔写下“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一语，给予艾思奇极高的评价。

毛泽东与云南国庆观礼民族代表的情谊^①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个国庆。为了能让全国各族人民的代表欢聚一堂，庆祝自己的国庆节，实现民族大团结，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祖国各兄弟民族中选派代表组成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国庆盛典活动。为此，西南军政委员会从西南诸省中选派64位各族各界人士代表组成西南各民族国庆代表团，其中云南代表有53位，占全区代表总数的80.3%。这些代表亲身感受到了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怀。

当时，西南是全国大陆解放最晚的地区，残存的国民党反动势力造谣惑众，再加上历史上统治阶级实行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剥削政策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代表们虽经各级政府领导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但代表顾虑重重。代表们都携带了本民族最珍贵的礼物赴京敬献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如彝族代表携带了独具风格的木制碗盘、各色织绒等多种礼物。

国庆前夕，西南代表团从武汉坐火车抵达北京车站。来自全国的其他6个地区的各民族国庆代表团也相继抵京。代表们穿着本民族的服装，携带着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以尊贵的民族身份来到首都参加各民族自己的国庆节，像这样规模的各民族人民大团结，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显示着中国各兄弟民族的空前大团结和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9月29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专门在北京饭店设晚宴欢迎各民族代表团。

9月30日晚，毛泽东举行盛大庆祝宴会欢迎第一个国庆节，来自全国各民族代表团与战斗英雄、劳模等应邀参加了宴会。伟大领袖毛主席邀请代表们参加国庆招待宴会，代表们感到无限幸福、荣光。参加宴会的人员在指定的席位上坐下不久，猛然间，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主席来了”，“毛主席看望我们来了”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不知不觉中，不少代表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有位首长把一位云南代表拉到毛主席身旁介绍说：“这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代表召存信同志！”毛主席握着召存信的手说：“你在解放西双版纳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我知道了，希望你跟着共产党，建设好社会主义新边疆”。面对此情此景，召存信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

^① 该文登载于《云南民族时报》2003年12月24日。

席会知道我。他紧紧地握住毛主席的手说：“您给边疆各族人民带来的幸福，我们子孙万代都会铭记心中，我一定遵照您的话去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这次盛大的国宴上，各族代表们第一次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毛主席。代表们回到住地时夜已深，但仍然沉浸在幸福、甜蜜的回想之中，久久难以入眠。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40万人的庆祝大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国庆节。清晨，云南代表和其他兄弟民族代表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东侧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居中而立，神采奕奕地向广场上等候受检阅的人们挥手致意。上午11时，大会正式开始，首先举行阅兵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车检阅了陆、海、空军和公安部队。继而举行部队分列式检阅。随后，首都学生、工人、农民、市民共计36万余人举行了热烈的大游行。各民族代表团中的文工团员也应邀与首都文艺工作者一道穿着鲜艳亮丽的各民族服装载歌载舞通过主席台。1998年已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刀世勋代表回忆说：“第一届



2006年4月8日，卓人政陪同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左二）、科研部主任张树军在昆明世博园游览

国庆大典阵容之严整，场面之热烈、壮观，万分激动人心，我深深感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是多么值得骄傲自豪”。

参加完国庆盛典，各族代表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心情，一是纷纷题词。《人民日报》刊登了云南12名代表的题词、签名。其中，白族代表王举才题词：“大家团结起来，永远跟着毛主席走”，藏族代表刘汉勋、洛佐汪堆题词：“我们

永远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为解放西藏，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充分表达了云南代表衷心拥护毛主席的领导，搞好民族团结，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诚挚心声。二是纷纷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自发向毛主席作祝贺国庆的献礼。其中，云南德宏傣族代表方克光代表保山区人民、纳西族代表木道藩代表丽江人民、回族代表马伯安以全体云南代表的名誉向毛主席敬献锦旗。

10月3日晚7时半，各民族代表在怀仁堂向中央人民政府首长献礼、献旗致敬。当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献礼仪式开始，毛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面带微笑，在庄严的军乐声中从会场东面的门前出现时，全场立刻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几百双眼睛都注视着毛主席。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和经久不息的掌声中，首先是内蒙古代表列着整齐的队伍走上主席台向毛主席献礼。随后，其他代表都相继走到毛主席面前，将自己民族最珍贵的礼物捧着敬献给毛主席，毛主席亲切地和每一位向他献礼的代表握手。当轮到西南代表团献礼时，云南弥勒县第五区区长龙介仁作为阿细族（后归为彝族）代表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敬献锦旗，锦旗上写着：“毛主席，我们永远跟着您走！”当毛主席接过他献的锦旗后，同龙介仁亲切握手。此时，龙介仁心里特别激动：彝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可历史上有哪一个帝王尊重过我们？都说彝族人民善良老实，可又有哪个统治阶级与我们平等相处？而今天，在新中国社会主义的民族大家庭里，一个小小的从山旮旯里出来的阿细人，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享受到了少数民族的尊严和民族团结平等。龙介仁感到无比幸福、自豪。拉祜族代表李光保上去给毛主席敬献了一对银制草烟锅头和拉祜族自织的黑麻衣服，毛主席高兴得大笑起来，并紧紧地和他握手致谢。召存信走到毛主席面前，双手捧起金光闪闪的伞说：“毛主席，西双版纳各族人民托我把这件礼物献给您，请您收下！”毛主席接过金伞仔细地看，握着召存信的手说：“请代我感谢西双版纳各族人民，我相信解放了的西双版纳在社会主义旗帜下，一定会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

献礼毕，继由全国7个各民族代表团中的文工团献演。他们把各民族的歌舞，从云南的大山里，从内蒙古的大草原上，从辽阔的西北和东北的边疆，带到北京。在各族人民救星毛主席面前，各民族兄弟热情地歌唱着感激毛主席和民族团结的歌，尽情的歌舞并举地表演着。来自云南的民族文工团员们跳起了美丽的“阿细跳月”、芦笙舞和弦子舞等纯朴精彩的民族歌舞。在场的人们在流畅的舞姿、民族情调浓郁的音乐声中领略了各民族的文化色彩。人们将经久不息的掌声送给每一个节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各民族歌舞的盛大联合演出。她充分展示了各民族的一个共同心愿——对伟大祖国和人民领袖的无限热爱之情。

中华民族这种前所未有的国家领导人与各族人民欢聚一堂的热烈场景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人。这其中，著名民主人士、诗人柳亚子更是心绪难平，当

即赋词《浣溪沙》一首，以纪念各民族大团结的盛况：

火树银花不夜天，
弟兄姊妹舞翩跹，
歌声唱彻月儿圆。

不是一人能领导，
那容百族共骈阗？
良宵盛会喜空前！

后毛主席依柳亚子词原韵，和韵填写了一首著名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2010年9月17日，卓人政与同事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后合影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毛泽东的和词虽仅有42字，但整首词寓意深刻。词的上阕，是近百年来中国命运的一幅悲惨写照。魔怪猖獗无忌，人民一盘散沙，整个环境像漆黑难明的长夜。